彰化縣立大同國中閱讀領航站

班級： 座號： 姓名

主題一：【雲起時】洪荒／背影

有一種相思，很難言說，最難排解。即使面對面，你都張口結舌，而你們曾經極其親愛。沒有對錯，沒有誰辜負誰，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對方背影，漸行漸遠，沒辦法追上去說一句話。千般不捨。

在 iPad2 的年代，我們就給媽媽買了這個新玩具，她喜歡拿它拍照。有一年，我帶她去波士頓看我的大女兒，那次同行的還有在美國定居的我兩個姊姊。女兒帶我們去梭羅曾經定居的華騰湖，也去了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山和海。

女兒的世界越來越多是我不知道的，對媽媽來說，更多。她不知道華騰湖、梭羅、湖濱散記，不了解我看到梭羅那間近乎是苦行僧小屋的震撼——極窄的床、極小的桌和窗，其他再無一物。她不懂為什麼要開這麼久的車來看這破房子，她小時候住的比那還不如。她家的牆是泥巴磚糊的，磚和磚之間有洞，風會灌進來，「伸手進去一摳，常常就可以摸出一條蛇皮」，蛇蛻下的殼。

很多年以後，因為她的 iPad2 出狀況，我幫她處理時，看到她在那次旅行時拍的照片，沒有華騰湖，也沒有美國大山大水的風景，沒有那年秋天各種漸層的黃葉、紅葉，她拍的幾乎全是我們的背影。我們，她的三個女兒及孫女兒。

我的臉書照片，曾經就是那一年她拍的我的背影，在海邊。我留著長髮，穿著長長的牛仔裙，面向海洋。我仍然記得自己那時對世界滿懷熱烈的夢。當時不知道，我後來也會成為一個追著女兒背影的媽媽。

媽媽原本是紡織廠女工，十八歲結婚之後，就一直是一個家庭主婦，忽忽就快七十年了。她年輕時的照片，大捲髮，濃眉大眼，笑容是一種毫無顧忌的天真、勇敢。我童年時對媽媽的印象一直是這樣，只要她在，就不怕半夜有鬼。鬼應該也怕她，她是我唯一害怕的人，她的暴烈可以讓晴天忽然打雷，閃電劈到你身上。但是，她好美。是不是所有孩子都覺得自己媽媽好美？

在那個沒有「三個孩子不算少，兩個孩子恰恰好」的年代，她不到十年就生五個孩子，算是客氣了，我一個朋友有十一個兄弟姊妹，「戰後嬰兒潮」就是這樣大爆發。那個年頭的媽媽，幾乎都是自己帶孩子，沒有什麼托兒所，也請不起保母，一般女人就算出去工作，薪水可能還不夠請人帶孩子。我們家五個孩子總是乾乾淨淨、乖巧有禮，媽媽在紡織廠眷舍裡，是出名的能幹、強悍。

她像一隻母雞，誰若欺負她孩子，她會尖牙利爪撲過去。我們像小雞，緊緊跟著她，誰都不可以脫離她的視線、羽翼，她用集權高壓衛護我們安全。當年，沒有什麼比活下來更重要的。

在那個還沒有冰箱的年代，我們幾個蘿蔔頭每天都要和她去市場買菜，媽媽又牽又拖，要我們各抓住一片她的裙角，以免在凶猛的人潮中被衝散。我常走著走著就鬆手了，停在鼎邊銼的攤子前，被那熱騰騰的蒸氣和蔥頭香味死死黏住腳步，她回頭一把抓住我，先打一巴掌，然後要我跟其他姊弟一樣，抓著她的長裙。是的，長裙，在那個貧窮的年代，媽媽仍極盡所能讓自己青春正好，不要被孩子、生活折騰成沒有光的黃臉婆。也許這也是我後來在職場總穿長裙的原因。

做媽媽的，最怕孩子不見了。三十年前，我第一次帶女兒去中正紀念堂看燈會，她才三、四歲，我即使緊緊牽著她的小手，都覺得擋不住四面八方像亂流一樣的人潮。那也是我第一次去看燈會，不置身其中，不能體會媒體說的中正紀念堂有二十萬人是什麼光景。女兒身高只及大人膝蓋，她在密密實實的雙腿肉林之中跌跌撞撞，連呼吸都困難。廣場擴音機不斷呼叫與父母失散的小朋友名字，我有點緊張，告訴她，萬一我們沖散了，不要害怕，仔細聽擴音機自己名字，去找會合的地方，「媽咪一定會來找你」。

女兒小時候，社會新聞屢有綁架兒童案，白小燕被撕票，更是讓天下父母揪心到作噩夢。人間有多少不可測，我常告訴女兒，萬一真被壞人擄走，要鎮定、有信心，「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惹壞人生氣，要乖乖吃飯，你一定一定要相信，爸媽一定會來救你」。不論發生什麼事，絕不要放棄希望，媽咪的愛堅若磐石。

媽媽在歷史的洪流中早早就失去雙親，沒有爸媽會來救她。她從小就只能靠自己。她要察言觀色、臨機應變，有時當兵的養父突然沒有預告的回家了，小小的她不需要人教，穿著薄衫、頂著風、踏著雪，去給四天三夜打牌沒回家的養母通風報信，讓她快去當舖把被子贖回來。

台灣光復，她九歲，跟著養父母隨部隊來台。她怕自己被賣掉，一心想幫助家計。剛開始，她在海邊撿螃蟹，養父最愛用螃蟹配米酒喝，「一醉解千愁」，米酒卻不行，他醉了就罵天罵地罵老婆，國仇家恨統統是死結，直到中風，他閉著眼睛流下最後兩行眼淚，一句話都來不及說。

後來她想到一個賺錢的方法，釘了一個木箱，塞了幾條破毛巾，去賒冰棒來賣，冰店老闆居然相信她，小女孩的無本生意就這樣開張了，每天很快就賣光。她這麼瘦小，這麼頑強，當時大家都窮，那些買她冰棒的人，一定是不忍，把自己的生活費勻出一點點，一點點就可以讓這個小女孩有了立足之地。賣冰棒的女孩賺的錢比生前當軍官的養父薪水還多。

她早婚，因為她一心想要有自己的家。雖然被五個孩子困鎖在家，年輕的她，充滿像火一樣的學習慾望，仍然想賺錢，她去婦女會辦的免費班，學裁縫、繡花，甚至學開計程車，她是我們家第一個拿到駕照的人。她除了幫人做衣服，也幫我們做衣服，據她說，大家都誇她的孩子穿得最漂亮。不懂事的我曾希望她不會做衣服，這樣我就不用總是穿兩個姊姊拆掉重改的舊制服。在國中之前，我的藍色制服顏色總是比同學淺，像海洋裡一尾褪色的魚，我常想躲到礁石後面藏起來。

她做衣服時，極專注，她蹲在榻榻米上，拿著弧形的尺和粉餅，在布上畫剪裁線條，魯鈍又好動的我不知道趨吉避凶，常不知趣的湊上去問東問西，被打斷思緒的她，立刻拿尺在我腿上狠狠抽一記。當時我不明白自己做錯什麼，其實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

今年新年，我在 Omicron 嚴重期間，飛到美國探望兩個女兒。兩年不見了，我們母女從來沒有分別這麼久，我覺得那時已快得憂鬱症了。女兒安排了九天 snowshoeing 和 hiking，每天都在雪中、山上、海邊行走，美景令人屏息，天天像漫步在聖誕卡裡。有一天，我們住在海邊峭壁上的民宿，客廳三面牆都是大玻璃，小女兒起床後，面對大窗外的海和天，專心看書，我興奮的約她一起出門走走，「不要隔著玻璃，我們去聽聽海，吹吹風」。她從書本抬起頭，一臉迷離，似乎被人從深沉的夢中喚醒，瞳孔過了好一會兒才聚焦，她看著我，「我不想被打斷」。我在那個片刻的剎那第一次發現她長大了。

她早已長大了，但我這個魯鈍的媽媽不知不覺，直到分別兩年後，就在此刻，我才真正意識到，她如此之大，大到你不可忽視她的每個片刻都是獨立的、自我的。而這不

也是我自小所求？

我從小就很不喜歡正沉迷在書裡時被媽媽大聲一叫去掃地、去洗碗。當時從來不敢反抗，但一直記得那種身不由己的挫折。

「每個女人都應有自己的房間」，我先是有這樣的渴望，才知道這是吳爾芙的名言。婚後，我最大夢想就是有自己的書房，這在寸土寸金的台北有多難，我甚至曾認真思考在天花板隔出一層來，只要有一桌一椅一門，讓我可以坐下來的高度即可。當然不可。那時我的兒童式小書桌塞在臥房靠門的角落，只要有人進來，門就會撞到坐在電腦前面的我，最常進來的是兩個年幼的女兒，她們愛找我，卻每每令我跳起來，大喝「出去」，這竟成為她們童年記憶中刻骨銘心的一幕，我後來只要想起即愧疚。

像報應一樣。或者，從來人同此心，只是我們彼此不知道。不管角色是媽媽或孩子，不管你是在寫作、讀書、做衣服，或僅僅是發呆，每個人都需要獨立、自由、安靜的空間。噓，求你，請勿打擾。

我們三姊妹都自高中起就負笈北上，兩個姊姊每次寒暑假結束回台北前一兩天，媽媽就開始在廚房把鍋碗瓢盆甩得震天價響，爸爸對我們眨眼睛說「你媽心情不好」。繼兩個姊姊之後，終於輪到我也要離家了，媽媽送我去火車站，我拖著大包小包正要剪票進閘門，媽媽頭也不回走了。我看著她的背影，一肚納悶，但也覺得輕鬆，我以為她終於習慣孩子離家了。

孩子終歸是要離家的，但直到自己孩子離家了，我才知道從來沒有「習慣」這件事，只是強迫無感。

媽媽必須斷然回首，但卻不知不覺不斷追尋孩子的背影。她大可以叫我們轉身，讓我們好好擺個姿勢，讓她用那巨大可笑的 iPad 拍幾張照片，她為什麼不呢？看到女兒從書中抬頭、很不以為然的表情，聽到她說「我不喜歡被打斷」，這一刻，我想到了媽媽。

我終於懂了，**媽媽在我們長大後不知道碰了多少釘子，才領悟到——追著女兒背影是她最安全的方式，可以滿足她的想念卻又最不打擾孩子。**

朱自清寫的〈背影〉，懷念的是父親。我和媽媽追著的「背影」是女兒。

媽媽一生都是家庭主婦，我一直是職業婦女，我從不知道自己會「兒女情長」，當我想念女兒想到流淚時，我大大嘲笑了自己，說什麼獨立女性，勸人家什麼對孩子要放下、放手，都是夸夸其談。我完全就是一個沒出息的媽媽。

「養兒方知父母心」，我直到這次來美國看女兒，才忽然了解了一點媽媽。這已是大女兒離家第十二年、小女兒離家四年，兩年疫情封鎖、她們和伴侶相依為命，她們的世界已沒有我了，甚至連我的偶然出現，都頗令人礙手礙腳。我儘量讓自己縮小到幾乎不存在，只要能看著她們側影、背影，跟她們過幾天尋常生活，像她們小時候的每一天，就夠了，很好了。

相愛不難相守難，「尋常」生活正是最難。每人有自己一管牙膏，喝咖啡、喝豆漿的馬克杯不要混用，洗碗機的擺放要這樣那樣，不可以那樣這樣。她們天天叮嚀。

媽媽打電話來說：「你這個做媽的，趕快去買菜，把她們冰箱塞滿」，媽媽不知道，她們的冰箱刻意維持半滿，只要冰箱太擁擠，她們就像胃脹氣，一肚子不舒服。女兒的冰箱存糧最多只能有三天份，不像媽媽，她家含外傭才三人，她要兩個冰箱才夠用，冷凍庫有各種肉，每次我去好市多時，她仍然要我買各種肉。她的童年及年輕時的貧困，讓她永遠有匱乏恐懼症，即使食物過期了，都比沒有好。

媽媽總是大手大腳，去她家吃飯，區區四人，她仍然做七、八個菜，大盤大碗，若吃不完，她就一直自責一定是不好吃。不論怎麼勸她，下回去吃飯，依舊是滿漢全席。我疑心她的大腸癌是因為剩菜吃太多。

「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」，媽媽一輩子沒念過這詩，她身體力行，食物即使過期，還是可以吃，我也如此，自小媽媽就是這樣教我們的，不要浪費。女兒也痛恨浪費食物，她的身體力行是：碗盤不留一粒米、一葉菜，冰箱絕不貪婪。

女兒是對的。

女兒總是對的。

她不斷糾正我、挑戰我。女兒是對的，我每發現一項，就銼磨一項媽媽刻在我骨子裡的印記。銼多了，我越來越想念媽媽，開始心痛，當初是誰把這些刻在她這個沒娘的孩子骨頭裡，快九十歲了都改不了。

就在那棟海邊峭壁上的民宿，我打電話給媽媽，「嗨，第三劑打了沒有？口罩要戴好，回家要洗手」，叨叨念念，我早已像媽媽的媽媽，正如同女兒現在跟我講話，儼然她們才是我媽媽。

媽媽，還好，還來得及，我回台灣之後，春天的尾巴還在，趁太陽還沒有六親不認的酷烈，我們母女去聽聽海，吹吹風，用自拍好好照幾張照片。

閱讀文章後，回答下列問題：

一、 為什麼作者的媽媽，拿出 Ipad 來拍照，不是拍美麗的風景，而是拍下女兒及孫女的背影呢？請說出你的看法。

二、 這篇文章，與朱自清的「背影」有何相同之處？